

第十七回 將計就計假作溫存 昧心瞞己終當敗露

話說松勇出相府，先到李、許兩處，請墨卿、文卿將柏忠拿赴法司。李、許兩人不知頭緒，只得依他，差人前去鎖拿。卻好柏忠由相府來家，一個捉定，差人交簽。二人心裡頗放不下，就坐車到松府來問信，見寶珠在相府未回，知道又鬧出亂子來了，只得坐候消息。

松勇回來，又將情節稟明大小姐，寶林大為詫異，著實不放心。知道夫人膽小，不敢告訴，同紫雲商議了一會，著松勇多帶幾個家丁去，將金魚衛英家老夫妻拿來，交與總管鎖在閒房裡，不必驚嚇他。松勇領令前去，事畢之後，已有更鼓，就到相府圍牆邊，飛身上屋，過了幾處，到後進對面屋上一望，見燈燭輝煌，觥籌交錯，寶珠同劉相父子，正在勸酒，也就伏著不動。

且說劉相陪寶珠吃酒，想著些不要緊言語，同他支吾。寶珠故意告辭，劉相那裡肯放？看看時刻，也有二更以後，劉相起身更衣。又飲幾杯，劉三公子道：「不好，小弟肚腹疼痛，意欲告辭，進去解手，年兄寬坐，就來奉陪。」寶珠微笑道：「年兄只管請便。」

劉三公子也就起身。寶珠見人都走了，連家人都不見了一個，站起來，前後走了幾步，望了一會，見門戶都閉得鐵桶一般，心裡也有些懼怕；但是騎虎之勢，只好由他。他進來坐下，吃了兩袋水煙，見房裡走出一個人來，婷婷嫋嫋，走路頗為風騷，望著寶珠含笑而立，細細的賞鑒一番，也是情不自禁，就在寶珠身邊坐下了，格格的笑。寶珠心裡明白，並不驚慌，將他一隻纖手扯過來，笑道：「你是誰，來幹什麼的？」

那女子也不開口，只是笑個不住。寶珠就同他溫存一番，那女子就拉寶珠進房。寶珠不拒，跟他進來，二人在炕沿上同坐。寶珠看房裡，雖然富麗，覺得俗臭不堪，笑道：「你我今日有緣，也是三生定數，你不要嫌我粗魯，你我早些睡罷。」那女子羞澀澀的，反低下頭來。寶珠道：「也沒有別人，害羞什麼？我要吃茶呢。」

那女子就去泡杯茶來，遞與寶珠，寶珠笑道：「你拿著我吃，我才吃呢。」那女子果然送到寶珠口邊，笑道：「吃罷。」寶珠吃了兩口，順手將女子扯到懷裡，臉上聞了一聞，做出多少肉麻樣子來；又將他一隻金蓮，握在手裡，倒有五六寸長，還裝著高底，就捏了一把。那女子怕疼，趕忙一縮。寶珠笑道：「如今旗人也有許多裹腳的了。」那女子道：「我是到這裡來才裹的。」

寶珠看他的腳雖長，倒是尖尖瘦瘦的，輕輕握住，婉惜道：「還沒多時呢，倒虧你裹好了，你還想著你父母麼？」那女子見寶珠百般俊俏，萬種溫柔，迷人的人倒被人迷住了。聽他問話，隨口就答出來道：「怎麼不想？要得出去呢？」寶珠道：「你跟我出去罷，就見著你父母了。你進來的一段故事我也知道，我倒見你可憐。」

那女子歎了口氣，寶珠也就歎道：「我不但憐你，而且愛你，我也沒有娶少奶奶，房裡又沒有個得用人，要像你這種人有一個就好了，可惜我沒有劉年兄的福氣。」說著伸手在他袖子裡摸了一會，那女子見他這副尊容，又聽他這番說話，焉得不入其彀中？主意已定，反推開一句道：「只怕大人敵不過相府的勢頭。」寶珠道：「那倒不妨，他也是搶你進來的，這種曖昧事，他還怕我們官知道呢！怕你心上不願意，那就不必談了。總怪我緣淺福薄，這段好事，只好結在來生罷！」

說罷長歎一聲，把眼睛看那女子，只見他顏色慘淡，沉吟一會，就跪下來，欲言又止。寶珠作驚慌，連忙扶起，摟到膝上坐下，陪笑道：「我是同你取笑話，不要作惱。」那女子感激到十二分，淚流滿面，說道：「大人，我此刻竟是你家的人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不要折壞我罷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大人說那裡話來？他家父子請你吃酒是好意嗎？」寶珠笑道：「將酒勸人無惡意。」女子道：「無惡意呢，公子同你有仇，想要害你，教我引誘你進房，明天早上，就說你強姦他妹子，同你面聖。你說毒不毒？」

寶珠聽他言語，一點不忙，笑道：「我與你得遂其願，就教我死也是甘心！」那女子歎道：「你的心我知道了，但我怎麼忍於累你？我放你出去，你再想法子來救我。」寶珠道：「那反不便，而且我也舍你不得。我出去，他就要難為你，我心何安？倒有個兩全的法子，你我總可無事，反能成全美事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好極了。」寶珠道：「總要你依我。」那女子道：「我既是你的人，還有什麼不依你的話呢？」寶珠道：「那就好了，明天早上，我也不同他辨白，只要你到三法司裡，照直說出來，我包管你無事。」女子道：「那個不難。」寶珠又教了他幾句話。

二人倒反欣然，又坐談一刻，那女子忍不住求歡，寶珠又推辭起來，笑道：「不性急，我們日子正長呢！今天有利害在內，許多的不便，而且有了實事，那就不好說了。我先那麼急呢，此時一想，萬萬使不得的。你的話不錯，倒是我的人。日後真正乾，夜裡的話，不可忘卻了呢！」那女子也就不來纏擾。談談笑笑，天已大明，寶珠笑道：「快來了——」

話未說完，只聽後門一響，劉三公子進來，見寶珠同那女子坐下在一處，裝作大怒，罵道：「我好意請你吃酒，你闖到妹子房裡來幹什麼！」寶珠對他笑一笑，也不言語。劉三公子急得暴跳，道：「還了得嗎？著人快請老爺進來！」此刻，前門已開，有人答應去了。

劉三公子氣得仰在椅上搖頭，道：「反……反……反了，交接不得人了！」說著，用手在胸口捶了兩下。雖然做作得象那木瓜腦袋嚇人，雞肋身材卻不動。

少刻，劉相入來，喘噓噓的嚷道：「大膽的小東西！我這個寡女，在家貞節異常，你今日壞他的名節，我與你怎肯干休！同與你面聖去！」就要來扯，寶珠道：「中堂何鬚生氣？真假到聖前自有辨白。」劉相道：「我知你聖眷隆重，老夫拚著這個宰相不要，總不肯折這口氣！」寶珠喝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同你就去！」遂起身前走，劉相隨出來，外邊轎馬已備。松勇帶了眾跟班，也將車套來伺候。

二人進朝上殿，劉相哭奏一番，總說寶珠仗著聖眷隆重，只說乞見欺負他，好意請他吃酒，他趁醉闖進寡女房子強姦云云。及至皇上問到寶珠，寶珠又無別話，奏道：「此事發下法司，只問他寡女，自知虛實，如果是真，臣情甘認罪。」皇上細看劉相神情，倒象是真，寶珠理屈詞窮，是個情虛的光景，倒代他耽驚。沉吟半晌，無可如何，就發下大理寺推問回奏，二人各歸府。

卻再說寶林、紫雲，見寶珠一夜不回，著實牽掛，也就不曾睡覺，今見寶珠道他告狀，大理寺接到聖旨，大家趕忙來問，寶珠細說一遍，二人又驚又喜，專候大理寺的信息。又將英老夫妻叫出來，安慰一番。就著李、許二位，

二人差人到相府請小姐，劉府只得將寶玉妝束起來，坐了車，奔大理寺衙門。寶玉就將真情供出，說怎麼公子同松大人有仇，怎麼使美人計，想法害他。又說：「我並不是他女兒，父母姓英，住在金魚蘊蘊，是他搶回來的，總是柏忠的奸計。」一一說得分明，有人錄了口供。許、李二人正要回奏，英老夫妻又告狀，二人只得將狀詞夾在奏章內，呈上去了。

皇上大為震怒，傳旨將劉浩先行下獄，女子著伊父母領回，柏忠嚴加拷問，毋得徇情。大理寺奉旨，鎖了劉三公子，下在獄中。晚間審了一堂，柏忠矯辯異常，不肯招認。也上了些刑具，仍然無供。李、許二位，只得退堂，明日再審。看看天色還早，文卿道：「我們也該瞧瞧秀卿去。」墨卿欣然上車。到松府來，門上不須通報，就引進花廳。

少刻，寶珠出來，二人道了喜，寶珠也向二人道謝。文卿就將口詞以及回奏的底稿，遞與寶珠看了一遍，寶珠起身道：「真費了心，凡事還要仰仗。」二位齊道：「什麼話，我們至好，還作客套嗎？」墨卿笑道：「我不解那個女子，怎麼順你的呢？」文卿笑道：「那沾的美貌的光了。」寶珠臉一紅，微微而笑。墨卿道：「這件事壞也壞在美貌，好也好在美貌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倒是沾的家兄的光。」

二人詫異，忙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寶珠就將柏忠同依仁相好，依仁知道他用計搶親，如何回來告訴我，說女子怎麼甚美，眉心裡有個紅痣的話，從頭細說一遍。又笑道：「昨日我才進去，見他在門簾裡一望，我就徹底明白，所以晚間著松勇出來，將情節稟明家姊，就將英老兒夫婦接來家，安排已定，才敢在他家過夜的。」

二人嘖嘖歎服。墨卿笑道：「你記得魏忠賢贊王尚書的話？看你嫉媚如閨人，竟有此種陰謀詭計！我今日聽你的說話，竟是成竹在胸，並非行險僥倖。」文卿笑道：「你這一夜，樂夠了？」寶珠如今回頭一想，倒羞得桃花滿面，回答不來。

二人鼓掌大笑道：「這叫做周郎妙計安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。」文卿道：「那女子也還可人，他又同你好，我當堂斷與你罷。」墨卿道：「有個人不依。」寶珠瞅了一眼道：「什麼話，頑笑得沒趣了。」二人大笑不止。墨卿道：「別鬧罷，講正經話了。柏忠那個奴才不肯招供，如何定罪呢？」文卿道：「奴才這張狡口，我們竟辯他不過。」寶珠道：「連這奴才的供都問不出來，還做官呢！」文卿笑道：「承教了！但不能白白受你教訓，有什麼好主見，教教我們也好。」

寶珠想了想，笑道：「我倒有個主見，與兩兄商議。」就在二人耳邊說了幾句，二人拍案叫絕。文卿道：「教訓得不冤，你果然有才有貌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好意教導你，又來說混話了。」墨卿進內去見姑母，夫人囑托自不必說。出來又談一會，天不早，一同辭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